

长篇
警世
小说

◎再生/著

哥哥你别颠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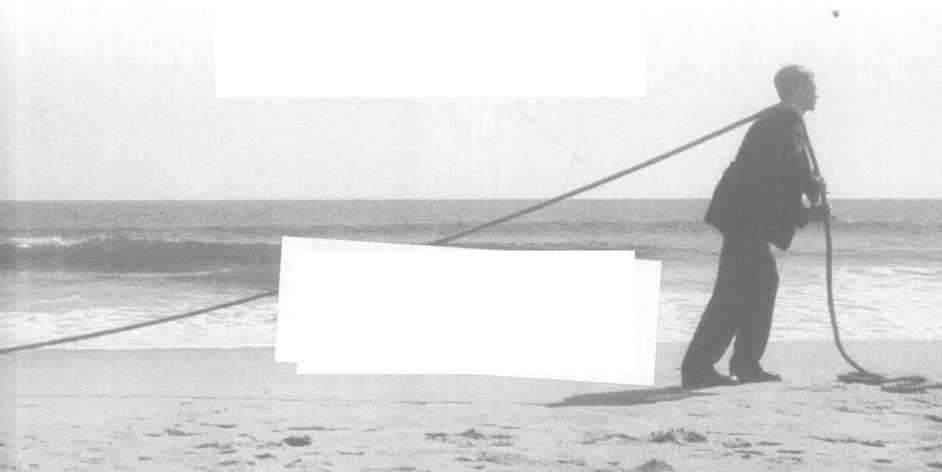
作家张抗抗至诚推介

珠海出版社

长篇警世小说

哥哥你别癫儿

◎再生/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哥你别颠儿/再生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11

ISBN7 - 80689 - 160 - 9

I. 哥 ... II. 彭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9069 号

哥哥你别颠儿

再 生 著

策 划: 李一安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靳 红

装帧设计: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 519002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 - 2639345

邮 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 0756 - 2639346

E - mail: zhchs@zhchs.com

网 址: www.zhchs.com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印 张: 12.25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7 - 80689 - 160 - 9/1·46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有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哥哥你别颠儿》读后

(代序)

张其成

在阅读这部小说书稿前，与彭再生先生并不相识。只知道他从哈尔滨移居珠海多年，想必曾有过一些沧桑阅历。见面后从他眉宇间有些忧郁的神态中，更觉得他确是有许多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忧患意识。一个衣食无虑、从未涉猎文学的人，能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于我看来，绝非为了谋生或是出名，而是因为他有话要说。

小说的故事曲折离奇，从北京到哈尔滨、新疆、香港、澳门、珠海、墨西哥——这一条漫长的“逃亡”路线，展现了主人公坎坷的命运，以及善恶情仇的复杂较量。“逃亡”亦即“避祸”，祸自何来？何罪之有？逃亡最后将如何终结？逃亡的艰辛焦虑，以及逃亡中暂时的歇息种种节外生枝与新朋旧友的故事，始终成为阅读的悬念。逃亡既是一个不断遭遇阻截挫败的过程，也是一条剖析社情世态的通道，借此对90年代中国的商场与官场形态，做出了别样的生动描述。

这部作品的语言也有一定特色。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地域优势”，将北京方言、东北方言以及广东方言以口语形式做出书面表述，彼此交替运用、融会贯通，巧妙娴熟，读来妙趣横生。

希望读者能在该书的阅读中，获得比以上粗略的印象更为丰富的收获。

目 录

张抗抗文集·第八卷·张抗抗散文精选

《哥哥你别颠儿》读后（代 序）…………… 张抗抗 1

第一章	异动的神经……………	1
第二章	净土藏何处……………	40
第三章	屁学哈哈………	76
第四章	逗老板玩玩……………	123
第五章	风情红绿灯……………	164
第六章	奥妙龙江白……………	203
第七章	做秀也疯狂……………	247
第八章	黑道儿游戏……………	291
第九章	脆弱大撞击……………	322
第十章	较量在 Macao……………	351
尾 声	还有一点儿悬……………	379
跋……………		385

第一章 异动的神经

1

刚一踏上火车，朱寅生就觉得自己是卡通片里昆虫化了的人物，或者是拟人化了的昆虫，被一条长长的蟒蛇吸食到了肚子里。说不上是后悔、失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恐惧，他一度想转身走下火车，但是人流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上涌，他只能顺势在这条巨蟒的胃肠里向前蠕动，几乎是自动地被抛扔在一个属于他的铺位号前，算是被储存在那里。他叹了口气，把行李箱和手提箱安放好，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来，脱下西服挂在卧铺边的衣钩上。

地下通道像排污管，出口处跑冒出的，是携带各种物品高矮胖瘦的男女老幼，他们穿着颜色不同样式各异的服装涌上站台，又很快地分流到各节车厢里；散落在站台上徘徊的，是等待履行送客仪式的亲友和同事。朱寅生粗壮带毛的一只胳膊拄在茶几上，手半掩着面，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间歇地弹动，他朝车窗外面对着，无论是担忧，抑或是希望，都没有从人流中发现熟悉的面孔。他望了很久，也等了很久，没有出现他隐约担心的警车鸣叫和荷枪实弹的士兵。他的焦虑指数呈脉冲状跳跃，像演奏扬琴一样敲打着他的神经。

站台上，送客的人群忽然绿豆白豆黄豆花皮豆似地发了芽，一只只手挥着向车厢告别，车厢里的人和站台上的人隔着封闭的车窗

立刻开始了临时角逐，比试谁更能够看清楚谁，谁更能品味出对方的表情，谁的嘴又在说些什么。

朱寅生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表，日期是7月13日，时针提示他，车厢的晃动告诉他，火车正点启动了。他终于吐出一口长气，大胆地朝站台上望去，膝盖上的手伸到身后的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包纸巾，掩面的手就放松下来从中抽出一张，擦擦脖子上有些发粘的汗液，受感染的情绪又使他捏着那团纸巾转向窗外的人群摇摆，权当那些人是在送别自己，但窗外的人误认为他在擦玻璃。

最糟糕的旅行是逃跑，朱寅生正是这样的旅行者。

朱寅生是北京环球液压器件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是那种看似充满阳刚之气的中年男子。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浓眉但并不大眼，这双眼睛恰好符合时尚，美容专家给了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甜豆眼”，倒退二十年的称呼归类于“小迷糊眼”；配上那一套名牌西装、闪光的领带和进口皮鞋，说他是时下的海归派CEO没有人不相信，说他是体操运动员也会有人当真，惟独不谐调的是，他应当坐飞机而不应该在平民阶层的交通工具上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本是一个正面角色，具有改革精神和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电视台播放过对他的专访，某杂志登载过关于他的长篇报道，他还是荣誉值很高的某协会委员。从今天开始，准确一点说，从现在开始，他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呢，姑且用“逃犯”这个词吧，虽然他与法律意义上的“逃犯”不尽相同，但是此时此刻，他的感觉，他的心态，他翻腾着的思绪，与货真价实的逃犯没什么两样。

在玩变脸戏法儿的今天，社会角色变脸的速度已经达到音速的三倍，叫做3M。你还没有看清楚那个企业家讲述成功经验时神采飞扬的面孔，他已经破产；你刚要对那个闪现光环的名流顶礼膜拜，他成了骗子锒铛入狱；你喜欢的那个明星俊男是同性恋，那个漂亮女歌手的绯闻牵扯到走私犯；电视屏幕报刊头条净是匆匆来往

的过客，他们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一会儿白一会儿灰叫你眼花缭乱，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仿佛跳迪斯可加柔姿或者霹雳舞。每天有人往你嘴里挤进一支日本芥末倒进一杯美国可乐塞进一块泰国榴莲撒上一把国产花椒，往你的耳朵里灌进去从 A 到 Z 的各种英文字母组合三十分贝九十分贝一百八十分贝的闹人歌寒流曲摇滚乐。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快餐世界，所有的活动被安装上了 Snack 软件，人们被强制地习惯地潜移默化地无可奈何地吞吃快餐食品快餐文化快餐经济快餐一切和一切的快餐。

朱寅生的逃跑是快餐店里大众化的品种，北京话把这叫做“颠儿”；完整的群众语言表达就是：“他妈的，颠儿啦，兔崽子！”

这天的中午 12 点 50 分，在海军医院住院躲债的朱寅生，刚刚吃完中午饭，接到了 K 区牛副区长打来的电话，牛副区长向朱寅生透露，区里连续接到几封联名举报信，检举环球公司行贿骗取银行贷款、把大量资金转出境外以及朱总经理贪污腐化等问题，区里已经决定由检察院、纪检委和校办企业办公室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环球公司进行调查，一旦取得证据，就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牛副区长说：现在事情闹得挺大，检举信列举了大量的线索，区里主要领导做了批示，你要认真对待，不可掉以轻心。你是个聪明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不要牵扯其他人，尤其是领导，这样到时候才会有人替你讲话；不管怎么样，你这些年的成绩是谁都看得见的。万一你觉得自己顶不住的话，也可以暂时回避一段时间，我知道，环球公司的事情没有你是查不清楚的。

牛副区长的声音和蔼可亲，透着关怀和体贴，是人们在影视节目故事中司空见惯的那种用特有腔调说话的领导。

下午 1 点 10 分，K 区校办企业办公室马主任来电话，马主任是牛副区长的智囊人物，有时候充当代言人，他说环球公司的事情正在风头上，调查组最迟将于明天上午进驻，新派来的区委一把手白书记亲自过问。马主任担心他们采取非常措施，到时候昼夜轮番

审讯，连逼带吓，让人精神崩溃，这个罪可遭不起，再说现在搞企业的，想查谁谁没有问题？起码还有个小金库吧？而且问题可大可小，说小不算事，说大就要坐牢，看上边想不想关照你。马主任说：君子避险趋安，你最明智的选择是躲避，他们找不到你还有什么辙？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的意见是，你从大局出发，马上离开北京一段时间！

马主任语重心长中带着威严，如果他的官职再放大二十倍，至少是个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圈和箭头的参谋长。他的话让朱寅生感觉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离开北京则是必须的。

1点25分，未来中学杨校长来电话，她问了问朱寅生的病情，说她正在开校务工作会议，研究校办企业的事情。朱寅生从她吞吞吐吐的语气中，听出对方想说什么又不敢说，便试探着问：是不是环球公司出事了？如果是，你就咳嗽一声。朱寅生听到对方咳嗽了三声，接着又问：我是不是应该让他们找不到我？如果是，你再咳嗽一声。朱寅生听到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是一连串的咳嗽声。

杨校长在朱寅生的心目中，是一个稳重的略带书生气的中年女知识分子，绝没有马主任那么高深莫测，那副八百度的眼镜就是证明。既然连她都这么认为，朱寅生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杨校长那一连串的咳嗽声，虽然轻微而略带急促，在他听起来，却是闪电过后的滚滚惊雷。

2

1点32分，朱寅生以医院需要交住院费为由，打电话叫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侯灰友给他送五万块钱过来，2点55分，被朱寅生视作心腹的侯灰友拿来了三万元，说是公司的账上没有钱，费了挺大的劲儿七凑八凑，才弄来了这么多。朱寅生很是感激，两个人又

密谈了几分钟。朱寅生心神不定地告诉侯灰友，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叮嘱侯灰友把账目弄干净点儿，最近上边很可能派人来查，到时候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侯灰友掏出纸巾擤了把鼻涕说：我已经知道了。放心吧，想在我侯灰友账上查出问题的人还没弄到准生证呢，我不怕！

侯灰友敢于这么牛逼，是他出身于会计世家，父亲是京城里小有名气的做账高手，被十几家私营公司高薪聘请作财务顾问，从来没有在工商税务和稽查部门的手里栽过，侯灰友自己又精得像一只猴，却比猴儿稳重。尽管如此，朱寅生还是关照侯灰友要谨慎小心，尤其是涉及领导的那些钱。侯灰友默然地点点头。

侯灰友走了以后，朱寅生把衣物等收拾到行李箱内，把钱放入带密码锁的意大利沙驰牌手提箱中，那里面还有两千多块，他拿出来装入刚刚穿在身上的法国皮尔卡丹牌西装口袋里。在清理手提箱的时候，他在暗夹中意外地摸到了一张硬卡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假身份证，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玩黑道儿生意的朋友王勾勾帮他弄的。三年前，王勾勾找他借过五百万块钱做生意，一年内一分不少地把钱还了回来，还要给朱寅生五十万红利，朱寅生当时财大气粗，说红利就先放你那儿拿着玩吧，需要钱的时候我找你。王勾勾请他和侯灰友去北戴河玩了几天，在宾馆开房的时候，王勾勾一看朱寅生用的是真名真姓的身份证，就说：傻凸，你落伍了，像你这样的花花老板住酒店，哪儿有用原版身份证的，万一有点什么事多不方便；拿张照片来，我找人在内部给你另办一张身份证，倍儿真，叫做“真的假身份证”。回到北京的第八天，王勾勾果真给他送来一张“真的假身份证”，正忙于其他事情的朱寅生当时并没有在意，顺手放在了手提箱里，他感到没有这个需要，他出差都是住当地最高星级的酒店。现在朱寅生仔细看了看那张真的假身份证，是黑龙江省H市公安局颁发的，姓名写的是肖万军，确实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心里想：姥姥的，巧了，眼下说不定还真用得

上。

王勾勾是和朱寅生一起在街上当混混时的朋友，三十三岁的光棍汉子，剃个小平头，又黑又壮，浓眉下居然也是一双“甜豆眼”，不过这双甜豆眼比起朱寅生来更小更让人捉摸不透，模样真有几电影上黑社会中坚分子的派头。虽然王勾勾比朱寅生小五岁，但是他的智力却不在朱寅生之下，父亲是满族母亲是汉族，朋友们说他借助了杂交优势。

朱寅生开办起了公司以后，几次想把王勾勾招到自己麾下当副手，都被王勾勾拒绝。王勾勾的观点是：办公司虽说是实体但是不自在，谁都要拜谁都吃你还要纳税抽身不便不如七倒八倒，做生意全凭智慧宰一把是一把说颠儿就颠儿鬼神都找不着；这年头芝麻官儿的心更黑，要傍就傍个大的就像坐车起码奔驰宝马，傍一个副区长等于坐面的，好多门不让进好多路不让走是警察都敢欺负你还容易抛锚我懒得伺候他；两个臭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那样容易碎到时候搞得臭上加臭不如各干各的相互照应，万一谁弄得不如意了另外一个还可以搭把手留一条退路，别他妈的忘了外国把咱们叫草根中国管咱们叫混混这混混就是混的平方，要混就要混得仗义混出个叫别人不能小瞧，除了靠哥们儿靠朋友靠脑袋，老爹是炸大果子卖烤白薯蹬三轮搓澡的你还能靠谁？要想变草根为大树变混混为凤凰就得适应形势来个他妈的管他叫什么主义反正是残酷原始积累。

王勾勾上过中专，文化程度比朱寅生高，不知道他犯的什么邪，对英语特别感兴趣，而且有自己的特殊学习方法，常常兜里揣着个小本子，都是用汉字标识的英语单词，比如把英语标上“阴沟里屎”（English），把真正会英语的鼻子气得失去了嗅觉或者嗅觉陡增十倍。朱寅生记得他说过的几句，称女孩儿为“给我”（Girl），问早晨好说“顾得摸您”（Good morning），喝酒干杯说“茄丝”（Cheers），伸手要钱说“骂你”（Money），去商店购物说“烧饼”（Shopping），表示同意喊“爷”（Yes）。王勾勾有时候说起话来像冰

糖葫芦穿成串，中间不带标点符号，他声称这是当今新潮文学作品的流行风格，就当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玩一玩绕口令蛮有趣。

朱寅生觉得王勾勾好笑，王勾勾说傻凸才这样认为。

王勾勾的绝活是，贵的东西他能想办法便宜买进来，想折腾出去的东西他能变着法儿卖出去，谁要是坑了他或他的朋友，他能用心眼儿把它找回来。早期的王勾勾吃喝嫖赌三教九流黑白两道狐朋狗友十八般武艺，有钱的时候开福特泡歌厅出入五星级带小蜜，香格里拉保利大厦天上人间长城饭店一样溜达，没钱的时候骑自行车拉平板三轮吃盒饭形单影只，晚上和哥们儿一起坐街边马路牙子吹口哨神侃想辙儿。近几年自打王勾勾声称务了黑道儿以后，好像规矩了不少，没有人认为他改邪归正，反而觉得他是隐藏锋芒行韬晦之计避免因小失大，更印证了他务黑道儿之说。和许多不安于出身卑微在底层里当混混的同龄人一样，抱负和野心驱使他们把海洋中的鲨鱼视为楷模，随时窥测着机会，利用社会的缺陷法律的空子人性的弱点进行厮杀。他们像是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弧圈球擦边球放高球直板横打长抽短吊弄得对手眼花缭乱拿走了金牌；又像是跟踪着猛兽的秃鹫，明处盘旋暗处观察闪电般地偷袭分享着虎豹的猎食，却有时比虎豹还玩得开心玩得爽快玩得声色犬马。他们是另类的掠夺者聚敛者，在快乐时光里觊觎着钻入中高层与大鳄们共舞的一切机会。

在朱寅生心里隐约佩服的混混族当中，王勾勾不是惟一也是“惟二”。

有一次，朱寅生要给某位协会的秘书长送两幅古旧字画，与王勾勾来到一家字画店，字画店里一般都有一些地下交易。王勾勾告诉朱寅生：你别吭声，随着我来，省两个钱晚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消遣。王勾勾对店里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小声说：哥们儿，有旧画吗？老板环顾了一下左右说：有；要吗货？王勾勾随着也用天津味

儿说：一听就是天津老乡，我要大清的。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来两幅，低声地说：每幅两千，真货。王勾勾斜楞他一眼，故意大声说：爷们儿，咱到里边说好不好，我有个台湾朋友，买得多。老板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他小点声，然后轻声说：这可是文物，我出不了手续。王勾勾翘翘大拇指，带着不在乎的神情说：这你用不着操心，只管拿画来看。老板将他们让到里屋，从铁柜里又拿出二十几卷画来。王勾勾一卷卷打开认真地看，一副内行的架势，并且叫朱寅生拿张纸登记画名和货号，共计二十五幅。王勾勾看了一阵儿，对在旁边热情招呼的老板说：这些画还不错，就是价钱太贵了，全包了多少钱？老板为难地说：我刚才说的是实价，都是老乡，我不蒙你。王勾勾迟疑了片刻，大度地说：我那个台湾老板明天才到，他钱有的是，只要货好，这个价儿到台湾也能翻五倍，成呀，让你爷们儿多赚点，这些画留着，我明天带他过来，全给你包了，画我都登记了，别给换了啊。说完要告别的样子。老板兴奋地说：放心吧您呐，明天我再多给您准备几幅。这时候王勾勾突然回过头来对老板说：爷们儿，这里面有两幅画我看着挺顺眼，可我没有台湾老板那么有钱，便宜点卖给我吧？老板犹豫了一下说：那，那您给个价吧？王勾勾说：五百块钱，两幅。老板不情愿地说：我不如送给你了。王勾勾说：你要是会做生意的话，送给我都不多，我给你起码推销二十多幅画呢，再说，你这画收来的价钱，顶多二百……老板赶紧拦住说：得得得，您给五百拿去，算交个朋友，明儿帮我多卖给台湾老板几幅画就有了。王勾勾说：看来你这个老板是个聪明人。说完叫朱寅生付款，拿着包好了的画扬长而去。路上朱寅生问王勾勾：你什么时候认识个喜欢画的台湾老板？王勾勾说：不认识。朱寅生说：那你刚才那一出……王勾勾说：你两幅画省了三千多块钱不就成了吗？朱寅生笑着说：你小子真鬼头，连我都叫你编的故事蒙了。王勾勾说：我在天津海河文物市场里没少转悠，文物字画这个行当里诡诈着呢，对付这帮人不鬼头，像你这种傻凸只有

等着挨宰……朱寅生正要听王勾勾继续白话，可惜被手提电话打断了，是牛副区长约了人在西苑大饭店谈银行贷款的事，让朱寅生马上赶过去。朱寅生急匆匆开车顺路把王勾勾送回去，晚上与王勾勾一起活动的事只好免了。王勾勾下车时晃晃小平头说：傻凸，你他妈活得真累，人家把套套在鸟上，你可好，生要套在脑袋上，真是爹亲娘亲不如牛副区长亲呀，教给你小子一句阴沟里屎吧，“避开否”（Be careful——小心点）！

朱寅生看着那张假身份证，想起来应该给王勾勾打个电话，或许他有什么主意和路子也说不定，转眼一想，这小子对牛副区长的名字不悦耳，如果告诉他自己要颠儿了，又得让他骂自己把套套错了地方是傻凸，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到那一步，看一看再说吧……朱寅生是个爱面子的人，他把手机上刚按了王勾勾电话号码的前三个数字又销掉。他忽然联想到，早知道有今天的结果，当初那五百万一直放在王勾勾那里周转就好了，王勾勾至少不赖账，也从来没坑过自己，是真正够义气的哥们儿，现在靠兜里这几万块钱亡命天涯，够吗？姥姥的！

朱寅生在海军医院的病房里忙活了一阵，下午4点钟的时候，给自己家里打了个电话，女儿小娇正好在家，在电话上聊了一会儿，小娇告诉她，妈妈还没有下班，朱寅生让她转告妈妈，他要出差一段时间。4点10分，朱寅生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比较严厉：你还没颠儿呀，等着挨抓哪？他们可是就要采取行动了，再不颠儿你后悔都来不及了，赶快找一趟火车，颠儿！没等朱寅生回答，对方的电话就挂断了，那声音是马主任的，不能说是威胁，但可以理

解成命令。4点15分，朱寅生向值班护士打声招呼，说自己回家一趟，护士知道他没什么大病，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只是觉得比起往日他行色匆匆，出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了一下。

朱寅生走出医院大门，有一辆出租汽车停在那里，朱寅生对司机说了一声“去火车站”，便提着行李上了车，司机也不多问，车开得飞快，很善解人意。朱寅生脑子里闪过想坐飞机的念头，但一想坐飞机要登记身份证，假身份证还不敢用，真身份证会留下被人追捕的线索，而马主任刚才的电话里说的，也是坐火车，听领导的话没错，于是也就作罢。

朱寅生多年没有坐过火车了，在乱哄哄的火车站有点发蒙，有几个票贩子走过来向他兜售火车票。朱寅生没有想好去哪儿，听那些票贩子叫喊的地名和车次，颇有些举棋不定。这时候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高个儿票贩子把他拉到一边，小声地对他说，自己会测字，叫朱寅生说一个字，他帮助测一下，看看到哪儿旅游最顺就去哪儿。朱寅生随口说了一个“逃”字，说完又立即觉得有些失言，但是那个票贩子并不介意，他边在手上比画着边对朱寅生说：逃者，一个走之儿，一个北字，北走也，上北边去吧，我这儿恰巧有一张去哈尔滨的特快卧铺票，还是下铺，现在是夏天，北边儿也凉快，去度哈尔滨之夏吧！说完塞给朱寅生一张火车票，朱寅生掏钱给了票贩子，告诉他剩几个零钱就不用找了。那个票贩子千恩万谢，神秘地趴在朱寅生的耳边说：我看大哥的相貌不是一般人，我给你卜了一卦，有四句话供你参考：先北后南，坐车坐船，一两年后，照样有钱。你的大富大贵还在后头呢！说完，票贩子意欲离去，朱寅生却一把拖住他，问他贵姓，以后或许有见面的时候，票贩子先是一惊，然后说：我姓毛，九牛一毛的毛，谢谢，后会有期，再见！

人的思维往往表现为一架摇摆的天平，只要在一端加上些微的重量就能使它倾斜，产生天翻地覆的效果。朱寅生最终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并且随着火车的启动，甘心扮演起了逃犯的角色，与那

个姓毛的票贩子“指点迷津”不无关系。

别了，北京。拿着火车票的朱寅生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深信这是暂时的，就像蚊子叮了个包，刺挠几天就会消失，却决不会想到会得疟疾或登革热。

随着火车的加速，朱寅生的安全感逐渐在增加，他刚要关掉手机，忽然有电话打进来，他忐忑不安地看了一下屏幕显示，是王勾勾打来的。王勾勾说：傻凸，你说不定又叫人卖了，到了地方给我来电话，保持联络，“害贝懒叮”（Happy landing——祝一路顺风）！朱寅生不知道“害贝懒叮”是什么，但能估出是王勾勾新学的阴沟里屎告别用语，这小子尽他姥姥的玩深沉！朱寅生还想再说两句，



对方却挂上了电话。朱寅生好一阵纳闷：这小子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

朱寅生给自己冲上一杯茶。火车隆隆地行驶着，钢铁撞击着钢铁，树叶拍打着树叶，小溪傍着湖泊，低屋连着高楼；窗外的景物急速地向后面闪去，远方的灯火却在追逐着列车顽皮地眨眼。已经是傍晚时分，想到今天的平安逃脱，朱寅生的神经由紧变松，反而遗憾还不够刺激。假如忽然站台上布满了警戒的士兵，假如有警察上到车厢来搜寻检查，假如那张假身份证帮他掩盖了过去，假如沉着冷静的他把险象环生的一切化解，他此时或许会激动得让脑袋去够车厢厢顶。

没有马主任说的那么悬，当官儿的就是胆小。

朱寅生觉得肚子发出了饿的信号，刚好有个列车员走过来，朱寅生问她有没有餐车，列车员告诉他，过去两节车厢就是，朱寅生又问现在开饭没有，列车员说二十四小时营业，现在是市场经济，只要你有钱，随时有饭吃。朱寅生穿上西服起身去餐车，他发现车厢的接头处有开水箱，而且是电热的，用手摸一摸烫得一缩脖子，不像早些年烧煤那样的尿温水，一切都进步了。

餐车里的客人不算多，最大的变化是饭菜贵得让人以为看错了小数点儿，他立即领悟到了刚才列车员说的“市场经济”这个词儿的真实内涵。尽管如此，他仍然大方地要了两碟价格不菲的炒菜，一支啤酒，朦胧中有一种庆贺自己虎口脱险的念头。就在这时候，另一个比朱寅生年龄略小几岁，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子坐到了他的对面。这个男子身着圣罗兰黑色西装，系着一条金利来领带，天蓝色衬衣是梦得娇牌的。这个男子看了看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咧着嘴为价格离谱摇头，叨咕了一声“没办法”，在菜单末尾处指了指，点了两碟便宜些的炒菜，一支啤酒，使得餐车服务员习惯地收敛了笑容。

在等待上菜的时候，这个穿着讲究风度翩翩的男子把目光瞥向